魏書

三四

列傳文苑第七十三　魏書八十五

袁躍　裴敬憲
盧觀　封肅
邢臧　裴伯茂
邢昕　温子昇

夫文之爲用其來日久自昔聖達之作賢喆之書莫不統理成章蘊氣標致其流廣變諸非一貫文質推移與時俱化淳于出齊有雕龍之目靈均逐楚著嘉禍之章漢之西京馬揚爲首稱

東都之下班張為雄伯曹植信魏世之英陸機則晉朝之秀雖同時並列分途爭遠永嘉之後天下分崩夷狄交馳文章殄滅昭成太祖之世南收燕趙網羅俊乂逮高祖馭天銳情文學蓋以頡頏漢徹掩踔曹丕氣韻高豔才藻獨構衣冠仰止咸慕新風肅宗歷位文雅大盛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

袁躍字景騰陳郡人尚書翻弟也博學儁才性不矯俗篤於交友翻每謂人曰躍可謂我家千

里駒也釋褐司空行參軍歷位尚書都兵郎中
加員外散騎常侍將立明堂躍乃上議當時稱
其博洽蠕蠕主阿那瓌亡破來奔朝廷矜之送
復其國既而每使朝貢辭旨頗不盡禮躍為朝
臣書與瓌陳以禍福言辭甚美後遷車騎將軍
太傅清河王懌文學雅為懌所愛賞懌之文表
多出於躍卒贈冠軍將軍吏部郎中所制文集
行於世無子兄黝以子聿脩繼
聿脩字叔德七歲遭喪居處禮若成人九歲州

辟主簿性深沈有鑒識清靖寡欲與物無競姨
夫尚書崔休深所知賞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兼
尚書度支郎中齊受禪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
博陵太守
裴敬憲字孝虞河東聞喜人也益州刺史宣第
二子少有志行學博才清撫訓諸弟專以讀誦
爲業澹於榮利風氣俊遠郡徵功曹不就諸府
辟命先進其弟世人歎美之司州牧高陽王雍
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性和雅未嘗失

色於人工隸草解音律五言之作獨擅於時名聲甚重後進共宗慕之中山闕將之部朝賢送於河梁賦詩言别皆以敬憲爲最其文不能贍逸而有清麗之美少有氣病年三十三卒人物甚悼之敬憲世有仁義於鄉里孝昌中蜀賊陳雙熾所過殘暴至敬憲宅輙相約束不得焚燒爲物所伏如此永興三年贈中書侍郎諡曰文

盧觀字伯舉范陽　人也少好學有雋才舉秀才射策甲科除太學博士著作佐郎與太常少

卿李神儁光祿大夫王誦等在尚書上省撰定朝儀拜尚書儀曹郎中孝昌元年卒

封肅字元邕勃海人尚書回之兄子也早有文思博涉經史太傅崔光見而賞焉位太學博士脩起居注兼廷尉監爲還園賦其辭甚美正光中京兆王西征引爲大行臺郎中委以書記還除尚書左中兵郎中卒肅性恭儉不妄交遊唯與崔勵勵從兄鴻尤相親善所製文章多亡失存者十餘卷

邢臧字子良河間人光祿少卿虬長孫也幼孤早立操尚博學有藻思年二十一神龜中舉秀才問策五條考上第爲太學博士正光中議立明堂臧爲裴頠一室之議事雖不行當時稱其理博出爲本州中從事雅爲鄉情所附永安初徵爲金部郎中以疾不赴轉除東牟太守時天下多事在職少能廉白臧獨清慎奉法吏民愛之隴西李延寔莊帝之舅以太傅出除青州啓臧爲屬領樂安內史有惠政後除濮陽太守尋

加安東將軍藏和雅信厚有長者之風爲時人所愛敬爲特進甄琛行狀世稱其工與裴敬憲盧觀兄弟並結交分曾共讀回文集藏獨先通之撰古來文章并叙作者氏族號曰文譜未就病卒時賢悼惜之其文筆凡百餘篇贈鎮北將軍定州刺史謚曰文

子恕涉學有識悟

裴伯茂河東人司空中郎叔義第二子少有風望學涉群書文藻富贍釋褐奉朝請大將軍京

兆王繼西討引爲鎧曹參軍南討綿蜀陳雙熾
爲行臺長孫承業行臺郎中承業還京師留伯
茂仍知行臺事以平薛鳳賢等賞平陽伯再遷
散騎常侍典起居注太昌初爲中書侍郎永熙
中出帝兄子廣平王贊盛選賓僚以伯茂爲文
學後加中軍大將軍伯茂好飲酒頗涉踈傲久
不徙官曾爲豁情賦其序略曰余攝養舛和服
餌寡術自春徂夏三嬰湊疾雖桐君上藥有時
致効而草木下性實縈衿抱故復究覽莊生具

體齊物物我兩忘是非俱遣斯人之達吾所師焉故作是賦所以託名豁情寄之風謡矣天平初遷鄴又爲遷都賦文多不載二年因内宴伯茂侮慢殿中尚書章武王景哲景哲遂申啓稱伯茂棄其本列與監同行以梨擊抶傷汙冠服禁庭之内令人挈衣詔付所司後竟無坐伯茂先出後其伯仲規與兄景融别居景融貧窘伯茂了無賑恤殆同行路世以此貶薄之卒年三十九知舊歎惜焉伯茂末年劇飲不已乃至傷

性多有愆失未亡前數日忽云吾得密信將被
收掩乃與婦乘車西逃避後因顧指壁中言有
官人追逐其妻方知其病卒後殯於家園友人
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十許
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酹曰裴
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李騫
以魏收亦與之友寄以示收收時在晉陽乃同
其作論叙伯茂其十字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
公榮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得事實贈

散騎常侍衛將軍度支尚書雍州刺史重贈吏
部尚書謚曰文伯茂曾撰晉書竟未能成無子
兄景融以第二子孝才繼
邢昕字子明河間人尚書巒弟偉之子幼孤見
愛於祖母李氏好學早有才情蕭寳夤以車騎
大將軍開府討關中以子明爲東閤祭酒委以
文翰在軍解褐盪寇將軍累遷太尉記室參軍
吏部尚書李神儁奏昕脩起居注太昌初除中
書侍郎加平東將軍光禄大夫時言冒竊官級

爲中尉所劾免官乃爲述躬賦未幾受詔與祕書監常景典儀注事出帝行釋奠禮昕與校書郎裴伯茂等俱爲録義永熙末昕入爲侍讀與温子昇魏收參掌文詔遷鄴乃歸河間天平初與侍中從叔子才魏季景魏收同徵赴都尋還鄉里既而復徵時蕭衍使兼散騎常侍劉孝儀等來朝貢詔昕兼正員郎迎於境上司徒孫騰引爲中郎尋除通直常侍加中軍將軍既有才藻兼長几案自孝昌之後天下多務世人競以

吏工取達文學大衰司州中從事宋遊道以公斷見知時與昕嘲謔昕謂之曰世事同知文學外遊道有懃色興和中以本官副李象使於蕭衍昕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鬭於江南齊文襄王攝選擬昕爲司徒右長史未奏遇疾卒士友悲之贈車騎將軍都官尚書冀州刺史謚曰文所著文章自有集錄

溫子昇字鵬舉自云太原人晉大將軍嶠之後也世居江左祖恭之劉義隆彭城王義康戶曹

避難歸國家于濟陰寃句因爲其郡縣人焉家世寒素父暉兖州左將軍府長史行濟陰郡事子昇初受學於崔靈恩劉蘭精勤以夜繼晝晝夜不倦長乃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爲廣陽王淵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故詣淵謝之景曰頃見溫生淵怪問之景曰溫生是大才士淵由是稍知之熈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搴等二十四

人爲髙第於時預選者爭相引決匪使子昇當
之皆受屈而去搴譚合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
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時年二十二臺中文筆皆
子昇爲之以憂去任服闋還爲朝請後李神儁
行荆州事引兼録事參軍被徵赴省神儁表留
不遣吏部郎中李奬退表不許曰昔伯瑜之不
應留王朗所以發歎冝速遣赴無踵彦雲前失
於是還負正光末廣陽王淵爲東北道行臺召
爲郎中軍國文翰皆出其手於是才名轉盛黃

門郎徐紇受四方表啓荅之敏速於淵獨沈思
曰彼有溫郎中才藻可畏高車破走珍實盈滿
子昇取絹四十匹及淵爲葛榮所害子昇亦見
羈執榮下都督和洛興與子昇舊識以數十騎
潛送子昇得達冀州還京李楷執其手曰卿今
得免足使夷甫慙德自是無復宦情閉門讀書
厲精不已建義初爲南主客郎中脩起居注曾
一日不直上黨王天穆時錄尚書事將加捶撻
子昇遂逃遁天穆甚怒奏人代之莊帝曰當世

才子不過數人豈容爲此便相放黜乃寢其奏
及天穆將討邢杲召子昇同行子昇未敢應天
穆謂人曰吾欲收其才用豈懷前忿也今復不
來便須南走越北走胡耳子昇不得已而見之
加伏波將軍爲行臺郎中天穆深加賞之元顥
入洛天穆召子昇問曰即欲向京師爲隨我北
渡對曰主上以虎牢失守致此狼狽元顥新入
人情未安今往討之必有征無戰王若剋復京
師奉迎大駕桓文之舉也捨此北渡竊爲大王

惜之天穆善之而不能用遣子昇還洛顥以為
中書舍人莊帝還宮為顥任使者多被廢黜而
子昇復為舍人天穆每謂子昇曰恨不用卿前
計除正員郎仍舍人及帝殺介朱榮也子昇預
謀當時赦詔子昇詞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書
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勑榮不視之介
朱兆入洛子昇懼禍逃匿永熙中為侍讀兼舍
人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遷散騎常侍中軍
大將軍後領本州大中正蕭衍使張皐寫子昇

文筆傳於江外衍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太守傅摽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頭有書數卷乃是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子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揚遵彥作文德論以爲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齊文襄王引子昇爲大將軍府諮議參軍子昇前爲中書郎嘗詣蕭衍客館受國書自以

不脩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逋峭難爲文襄館
客元僅曰諸人當賀推子昇合陳辭子昇久忸
怩乃推陸操焉及元僅劉思逸荀濟等作亂文
襄疑子昇知其謀方使之作獻武王碑文旣成
乃餓諸晉陽獄食弊襦而死棄尸路隅沒其家
口太尉長史宋遊道收葬之又爲集其文筆爲
三十五卷子昇外恬靜與物無競言有準的不
妄毀譽而內深險事故之際好預其間所以終
致禍敗又撰永安記三卷無子

史臣曰古之人所貴名不朽者蓋重言之尚存又加之以才名其爲貴顯固其宜也自餘或位下人微居常亦何能自達及其靈蛇可握天網俱頓並編緗素咸貫儒林雖其位可下其身可殺千載之後貴賤一焉非此道也孰云能致凡百士子可不務乎

列傳文苑第七十三　魏書八十五

列傳孝感第七十四　魏書八十六

趙琰　長孫慮

乞伏保　孫益德

董洛生　楊引

閻元明　吳悉達

王續生　李顯達

張昇　倉跋

王崇　郭文恭

經云孝德之本孝悌之至通於神明此蓋生人

之大者淳風既遠世情雖薄孔門有以責衣錦詩人所以思素冠且生盡色養之天終極哀思之地若乃誠達泉魚感通鳥獸事匪常倫斯蓋希矣至如温床扇席灌樹負土時或加人咸爲度俗今書趙琰等以孝感爲目焉

趙琰字叔起天水人父温爲楊難當司馬初符氏亂琰爲乳母攜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飪熟之節必親調之皇興中京師儉婢簡粟糴之琰遇見切責勅留輕粃菅送子應冀州娉

室從者於路遇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琰知之令
送於本處又過路傍主人設羊羹琰訪知盜
殺卒辭不食遣人買耜刃得剩六耜即令送還
刃主刃主高之義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初為兗
州司馬轉團城鎮副將還京為淮南王他府長
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琰積二十
餘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獻未曾不嬰慕卒
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餘耳順而孝思
彌篤慨歲月推移遷窆無期乃絕鹽粟斷諸滋

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
鄉葬焉
應弟煦字賓育好音律以善歌聞於世位秦州
刺史
長孫慮代人也母因飲酒其父眞呵叱之誤以杖
擊便即致死眞爲縣囚執慮以重坐慮列辭
尚書云父母忿爭本無餘惡直以謬誤一朝橫
禍今母喪未殯父命旦夕慮兄弟五人並各幼
稚慮身居長今年十五有一女弟始向四歲更

相鞠養不能保全父若就刑交墜溝壑乞以身代老父命使嬰弱衆孤得蒙存立尚書奏云慮於父爲孝子於弟爲仁兄尋究情狀特可矜感高祖詔特恕其父死罪以從遠流

乞伏保高車部人也父居顯祖時爲散騎常侍領牧曹尚書賜爵寧國侯以忠謹愼密常在左右出内詔命賜宮人河南宗氏亡後賜以宮人申氏宋太子左率申坦兄女也歲餘居卒申撫養伏保性嚴肅撾罵切至而伏保奉事孝謹初

無限色襲父侯爵例降爲伯稍遷左中郎將每請禄賜在外公私尺丈所用無不白知出爲無善鎮將申年餘八十伏保手製馬轡親自扶接申欣然隨之申亡伏保解官奉喪還洛復爲長兼南中郎將卒

孫益德樂安人也其母爲人所害益德童幼爲母復仇還家哭於殯以待縣官高祖文明太后以其幼而孝決又不逃罪特免之

董洛生代人也居父喪過禮詔遣祕書中散温

紹伯奉璽書慰之令自抑割以全孝道又詔其宗親使相喻獎勿令有滅性之譏

楊引鄉郡襄垣人也三歲喪父爲叔所養母年九十三卒引年七十五哀毁過禮三年服畢恨不識父追服斬衰食粥麤服誓終身命終十三年哀慕不改爲郡縣鄉閭三百餘人上狀稱美有司奏宜旌賞復其一門樹其純孝詔別勑集書標楊引至行又可假以散貧之名

閻元明河東安邑人也少而至孝行著鄉閭

太和五年除北隨郡太守元明以違離親養
興言悲慕母亦慈念泣淚喪明元明悲號
上訴許歸奉養見其母母目便開刺史呂壽
恩列狀上聞詔下州郡表爲孝門復其租調
兵役令終母年母亡服終心喪積載每忌日
悲慟傍隣昆弟雍和尊卑諧穆安貧樂道白
首同歸又猗氏縣人令狐仕兄弟四人早喪
父泣慕十載奉養其母孝著鄉邑而力田積
粟傳施不已又河東郡人楊風等七百五十

人列稱樂戶皇甫奴兄弟雖沈屈兵伍而操尚彌高奉養繼親甚著恭孝之稱又東郡小黃縣人董吐渾兄養事親至孝三世同居閨門有禮景明初繼內大使王凝奏請標異詔從之

吴悉達河東聞喜人也弟兄三人年並幼小父母爲人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隣及長報仇避地永安昆弟同居四十餘載閨門和睦讓逸競勞雖於儉年糊饘不繼賓客經過必傾所有毎

守宰殯喪私辦車牛送終葬所隣人孤貧窘困
者莫不解衣輟糧以相賑恤鄉閭五百餘人詣
州稱頌焉刺史以悉達兄弟行著鄉里板贈
悉達父勃海太守悉達後欲改葬亡失墳墓
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叩訴神祇忽
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遷葬曾祖已
下三世九喪傾盡資業不假於人哀感毀悴
有過初喪有司奏聞標閭復役以彰孝義時
有齊州人崔承宗其父於宋世仕漢中母喪

因殯彼後青徐歸國遂爲隔絶承宗性至孝方里投險偷路負喪還京師黃門侍郎孫惠蔚聞之曰吾於斯人見廉范之情矣於是弔贈盡禮如舊相識

王續生滎陽京縣人也遭繼母憂居喪杖而後起及終禮制鬚鬢盡落有司奏聞世宗詔摽旌門閭甄其傜役

李顯達潁川陽翟人也父喪水漿不入口七日鬚鬢墮落形體枯悴六年廬於墓側哭不絶聲

殆於滅性州牧高陽王雍以狀奏靈太后詔表其門閭

張昇滎陽人居父母喪鬢髮墮落水漿不入口吐血數升詔表門閭

倉跋滎陽京縣人也喪母水漿不入口五日吐血數升居憂毀瘠見稱州里有司奏聞出帝詔摽門閭

王崇字乾邕陽夏雍丘人也兄弟並以孝稱身勤稼穡以養二親仕梁州鎮南府主簿母亡杖

而後起鬚髮墮落未及葬權殯宅西嵩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鴿群至有一小鳥素質墨脽形大如雀栖於嵩廬朝夕不去母喪始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陽夏風雹所過之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嵩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竟無損落及過嵩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嵩雖除服仍居墓側於其室前生草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至冬中復有鳥巢於嵩屋乳養三子毛羽成長馴而不驚守令聞之親自臨視州

以聞奏標其門閭

郭文恭太原平遥人也仕為太平縣令年踰七十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培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史臣曰塞天地而横四海者唯孝而已矣然則始敦孝敬之方終極哀思之道厥亦多緒其心一焉蓋上智禀自然之質中庸有企及之義及其成名其美一也趙琰等或出公卿之緒藉禮

教以資或出茅簷之下非獎勸所得乃有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典制亦觀過而知仁矣

列傳孝感第七十四　魏書八十六

魏收書孝感傳亡惟張昇事出宗諫史目與北史小異髙氏小史不載昇事迹案小史孝感節義良吏列女閹官五傳叙目并傳與正

史及諸書目次敘前後不同惟楊九齡經史目録與小史同九齡撰録皆在殷仲藏宗諫等後是時正史巳不完往往取小史爲据故同之

列傳節義第七十五　魏書八十七

于什門　段進

石文德　汲固

王玄威　婁提

劉渴侯　朱長生

于提　馬八龍

門文愛　晁清

劉侯仁　石祖興

邵洪哲　王榮世

胡小虎　孫道登

李九　張安祖

王閭

大義重於至聞自日人慕之者蓋希行之者實寡至於輕生蹈節臨難如歸殺身成仁死而無悔自非耿介苦心之人鬱快激氣之士亦何能一若斯僉列之傳名節義云

于簡字什門代人也太宗時為謁者使喻馮跋及至和龍住外舍不入使人謂跋曰大魏皇帝

有詔須馮主出受然後敢入跋使人牽逼令入見跋不拜跋令人按其項什門曰馮主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須苦見逼也與跋往復聲氣厲然初不橈屈既而跋止什門什門於羣衆之中囘身背跋被袴後襠以辱之既見拘留隨身衣裳敗壞略盡蟣虱被體跋遺以衣服什門拒而不受和龍人皆歎曰雖古烈士無以過也歷二十四年後馮文通上表稱臣乃送什門歸拜治書侍御史世祖下詔曰什門奉使和龍值

狂豎肆虐勇志莊厲不爲屈節雖昔蘇武何以加之賜羊千口帛千匹進爲上大夫策告宗廟頒示天下咸使聞也

叚進不知何許人也世祖初爲白道守將蠕蠕大檀入塞圍之力屈被執進抗聲大罵遂爲賊殺世祖愍之追贈安北將軍賜爵顯美侯諡曰莊

石文德河中蒲坂人也有行義眞君初縣令黃宣在任喪亡宣單貧無朞親文德祖父苗以家

財殯葬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二十餘載及亡又衰絰斂祔率禮無闕自苗逮文德刺史守令卒官者制服送之五世同居閨門雍睦又梁州上言天水白石縣人趙令安孟蘭彊等四世同居行著州里詔並標牓門閭

汲固東郡梁城人也爲兗州從事刺史李式坐事被收吏民皆送至河上時式子憲生始滿月式大言於衆曰程嬰杵臼何如人也固曰今古豈殊遂便潛還不復回顧徑來入城於式婦閨

抱憲歸藏之及捕者收憲屬有一婢產男毋以婢兒授之事尋泄固乃攜憲逃遁遇赦始歸憲即爲固長育至十餘歲恒呼固夫婦爲郎婆後高祐爲兖州刺史嘉固節義以爲主簿

王玄威恒農北陝人也顯祖崩玄威立草廬於州城門外衰裳蔬粥哭踊無時刺史苟頹以事表聞詔令問狀玄威稱先帝統御万國慈澤被於蒼生含氣之類莫不仰賴玄威不勝悲慕中心知此不知禮式詔問玄威欲有所訴聽爲表

列玄、威云聞諱悲號竊謂臣子同例無所求謁
及至百日乃自竭家財設四百人齋會忌日又
設百僧供至大除日詔送白紬袴褶一具與玄
威釋服下州令表異焉
婁提代人也顯祖時爲內三郎顯祖暴崩提謂
人曰聖主升遐安用活爲遂引佩刀自刺幾至
於死文明太后詔賜帛二百匹時有敕勒部人
蛭拔寅兄地于坐盜食官馬依制命死拔寅自
誣已殺兄又云實非弟殺兄弟爭死辭不能定

高祖詔原之
劉渴侯不知何許人也稟性剛烈太和中為徐州後軍以力死戰衆寡不敵遂禽瞋目大罵終不降屈為賊所殺高祖贈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賜絹千匹穀千斛有嚴季者亦為軍校尉與渴侯同殿勢窮被執終不降屈後得逃還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朱長生及于提並代人也高祖時以長生為員外散騎常侍與提俱使高車至其庭高車主阿

伏至羅責長生等拜長生拒之曰我天子使安肯拜下土諸侯阿伏至羅乃不以禮待長生以金銀寶器奉之至羅既受獻長生曰為臣內附宜盡臣禮何得口云再拜而實不拜呼出帳命衆中拜阿伏至羅慙其臣下大怒曰帳中何不教我拜而辱我於大衆奪長生等獻物囚之叢石之中兵脅之曰汝能為我臣則活如其不降殺汝長生與于提瞋目厲聲責之曰豈有天子使人拜汝夷我寧為魏鬼不為汝臣至羅彌怒

絶其飲食從行者三十人皆降至羅乃給以肉
酪惟長生與提不從乃各分徙之積三歲乃得
還高祖以長生等守節遠同蘇武甚嘉之拜長
生河内太守于提隴西太守並賜爵五等男從
者皆爲令長
馬八龍武邑武強人也輕財重義友人武遂縣
尹靈哲在軍喪亡八龍聞即奔赴負屍而歸以
家財殯葬爲制緦服撫其孤遺恩如所生州郡
表列詔表門閭

門文愛汲郡山陽人也早孤供養伯父母以孝謹聞伯父亡服未終伯母又亡文愛居喪持服六年哀毀骨立鄉人魏中賢等相與標其孝義

晁清遼東人也祖暉濟州刺史潁川公清襲祖爵例降爲伯爲梁城戍將蕭衍攻圍粮盡城陷清抗節不屈爲賊所殺世宗褒美贈樂陵太守謚曰忠

子榮賓襲

劉侯仁豫州人也城人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

據城南叛悦息胐走投侯仁賊雖重加購募又嚴其捶撻侯仁終無漏泄胐遂免禍事寧有司奏其操行請免府籍敘一小縣詔可

石祖興常山九門人也太守田文彪縣令和眞等喪亡祖興自出家絹二百餘匹營護喪事州郡表列高祖嘉之賜爵二級爲上造後拜寧陵令卒吏部尚書李韶奏其節義請加贈諡以獎來者靈太后令如所奏有司諡曰恭

邵洪哲上谷沮陽人也縣令范道榮先自眴城

歸款以除縣令道榮鄉人徐孔明妄經公府訟道榮非勳道榮坐除名羇旅孤貧不能自理洪哲不勝義憤遂代道榮詣京師明申曲直經歷寒暑不憚劬勞道榮卒得復雪又北鎮反亂道榮孤單無所歸附洪哲兄伯川復率鄉人來相迎接送達幽州道榮感其誠節訴省申聞詔下州郡標其里閭

王榮世陽平館陶人也爲三城戍主方城縣子蕭衍攻圍力窮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

妾及賊陷城與戍副鄧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肅宗下詔褒美忠節進榮世爵為伯贈齊州刺史元興開國子贈洛州刺史

胡小虎河南河陰人也少有武氣正光末爲統軍於晉壽孝昌中蕭衍將樊文熾等寇邊益州刺史邴虯遣長史和安固守小劒文熾圍之虯命小虎與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文熾掩襲小虎珍寶並擒之文熾攻小劒未陷乃將珍寶至城下使謂和安曰南軍彊盛北救不來豈若歸款

取其富貴和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虎與和安
交言小虎乃慷慨謂安曰我柵不防爲賊所虜
觀其兵士勢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傳梁州
遣將已至賊以刀毆擊言不得終遂害之三軍
無不歎其壯節哀其死亡賊尋奔敗禽其次將
蕭世澄陳文緒等一十一人行臺魏子建壯其
氣槩啓以世澄贖其屍柩乃獲骸骨歸葬
孫道登彭城呂縣人也永安初爲蕭衍將韋休
等所虜面縛臨刃巡遠村塢令其招降鄉曲道

登厲聲唱呼但當努力賊無所能賊遂屠戮之
又荆州被圍行臺宗靈恩遣使宗女等四人入
城曉喻爲賊將所獲執女等廵城令其改辭女
等大言天軍垂至堅守莫降賊忿各刳其腹然
後斬首二州表其節義道登等並賜五品郡五
等子爵聽子弟承襲遣使詣所在弔祭
李几博陵安平人也七世共居同財家有二十
二房一百九十八口長幼濟濟風禮著聞至於
作役卑幼競進鄉里嗟美標其門閭

張安祖河陽人也襲世爵山北侯時有元承貴
曾爲河陽令家貧且赴尚書求選逢天寒甚遂
凍死路側一子年幼停屍門巷棺歛無託安祖
悲哭盡禮買木爲棺手自營作歛殯周給朝野
嘉歎尚書聞奏標其門閭

王閭北海密人也數世同居有百口又太山
劉業興四世同居魯郡蓋儁六世同居
並共財産家門雍睦鄉里敬異有司申
奏皆標門閭

史臣曰于什門等或臨危不撓視死如歸或赴險如夷惟義所在其大則光國隆家其小則損己利物故其盛烈所著與河海而爭流峻節所標共松栢而俱茂並蹈履之所致身歿名立豈徒然哉

列傳節義第七十五　魏書八十七

列傳良吏第七十六　魏書八十八

張恂　鹿生

張應　宋世景

路邕　閻慶胤

明亮　杜纂

裴佗　竇瑗

羊敦　蘇淑

罷侯置守歷年永久統以方牧仍世相循所以

寬猛爲用庇民調俗但廉平常迹聲問難高適

時應務招響必速是故搏擊為候起不旋踵儒弱貽咎録用無時此則已然於前世矣後之為吏與世沈浮季叔澆漓姦巧多緒所以蒲密無為之化難見其人有魏初拓中州兼并疆域河南關右遺黎未純擁節分符多出豐沛政術治風未能咸允雖動貽大戮而貪虐未悛亦由網漏吞舟時挂一目高祖肅明綱紀賞罰必行肇革舊軌時多奉法世宗優遊而治寬政遂往太和之風頗以陵替肅宗馭運天下徧然其於移

風革俗之美浮虎還珠之政九州百郡無所聞
焉且書其爲時所稱者以著良吏云爾

張恂字洪讓上谷沮陽人也隨兄袞歸國參代
王軍事恂言於太祖曰金運失御劉石紛紜慕
容竊號山東苻姚盜器秦隴遂使三靈乏饗兆
域曠君大王樹基玄朔重明積聖自北而南化
被燕趙今中土遺民望雲冀潤宜因斯會以建
大業太祖深器異厚加禮焉皇始初拜中書侍
郎幃幄密謀頗預參議從將軍奚牧略地晉川

拜鎮遠將軍賜爵平皐子出爲廣平太守恂招
集離散勸課農桑民歸之者千戶遷常山太守
恂開建學校優顯儒士吏民歌詠之於時喪亂
之後罕能克厲惟恂當官清白仁恕臨下百姓
親愛之其治爲當時第一太祖聞而嘉歎太宗
即位賜帛三百匹徵拜太 中大夫神瑞三年卒
年六十九恂性清儉不營 產業身死之日家無
餘財太宗悼惜之贈征虜將軍并州刺史平皐
侯諡曰宣

子純字道尚龍驤將軍平皋子坐事爵除
純弟代字定燕陳留北平二郡太守卒贈冠軍將軍營州刺史謚曰惠侯代所歷著清稱有父之遺風
代子長年中書博士出爲寧遠將軍汝南太守有郡民劉崇之兄弟分析家貧惟有一牛爭之不決訟於郡庭長年見之悽然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各應得一豈有訟理即

以家牛一頭賜之於是郡境之中各相誠約咸
敦敬讓太和初卒於家
子琛字寶貴少有孝行歷武騎常侍羽林監太
子翊軍校尉卒
子略武定中左光祿大夫
鹿生濟陰乘氏人父壽興沮渠牧犍庫部郎生
再為濟南太守有治稱顯祖嘉其能特徵赴季
秋馬射賜以驄馬加以青服彰其廉潔前後在
任十年時三齊始附人懷苟且蒲博終朝頗廢

農業生立制斷之聞者嗟善後歷徐州任城王澄廣陵侯元衍征東安南二府長史帶淮陽太守郯城鎮將年七十四正始中卒追贈龍驤將軍兖州刺史

張應不知何許人延興中爲魯郡太守應履行貞素聲績著聞妻子樵采以自供高祖深嘉其能遷京兆太守所在清白得吏民之忻心焉

宋世景廣平人河南尹翻飛之第二弟也少自脩立事親以孝聞與弟道璵下帷誦讀博覽羣言

尤精經義族兄弁甚重之舉秀才對策上第拜
國子助教遷彭城王勰開府法曹行參軍勰愛
其才學雅相器敬高祖亦嘉之遷司徒法曹行
參軍世景明刑理著律令裁決疑獄剖判如流
轉尚書祠部郎彭城王勰每稱之曰宋世景精
識尚書僕射才也臺中疑事右僕射高肇常以
委之世景既才長從政加之夙勤不怠兼領數
曹深著稱績頻爲左僕射源懷引爲行臺郎巡
察州鎮十有餘所黜陟賞罰莫不咸允遷從七

鎭別置諸戍明設亭候以備其虞勇懷大相委重還而薦之於世宗曰宋世景文武才略當今寡儔清平忠直亦少其比陛下若任之以機要終不減李沖也世宗曰朕亦聞之尚書令廣陽王嘉右僕射高肇吏部尚書中山王英共薦世景爲國子博士尋薦爲尚書右丞王顯與宋弁有隙毁之於世宗故事寢不報尋加伏波將軍行滎陽太守鄭氏豪橫號爲難治濟州刺史鄭尚弟遠慶先爲苑陵令多所受納百姓患之世景

下車召而謂之曰與卿親宜假借吾未至之前一不相問今日之後終不相捨而遠遂慶行意自若世景繩之以法遠遂慶懼棄官亡走於是寮屬畏威莫不改肅終日坐於廳事未嘗寢息縣史三正及諸細民至即見之無早晚之節來者無不盡其情抱皆假之恩顏屏人密語民間之事巨細必知發姧擿伏有若神明嘗有一吏休滿還郡食人鷄豚又有一幹受人一帽又食二鷄世景叱之曰汝何敢食甲乙鷄豚取丙丁之帽

吏幹叩頭伏罪於是上下震悚莫敢犯禁坐弟
道璵事除名世景友于之性過絶於人及道璵
死哭之哀切酸感行路形容毀悴見者莫不歎
愍歲餘母喪遂不勝哀而卒世景嘗撰晉書竟
未得就
子季儒遺腹生弱冠太守崔楷辟爲功曹起家
太學博士明威將軍曾至譙宋之間爲文弔嵇
康甚有理致後夜寢室壞壓殞年二十五時人
咸傷惜之

路邕陽平清淵人世宗時積功勞除齊州東魏郡太守有惠政靈太后詔曰邕莅政清勤善綏民俗比經年儉郡內饑饉羣庶嗷嗷將就溝壑而邕自出家粟賑賜貧窘民以獲濟雖古之良守何以尚茲宜見霑錫以垂奬勸可賜龍廐馬一匹衣一襲被褥一具班宣州鎮咸使聞知邕以善治民稍遷至南青州刺史而卒

閻慶胤不知何許人爲東秦州敷城太守在政五年清勤厲俗頻年饑饉慶胤歲常以家粟千

石賑恤貧窮民賴以濟其部民楊寶龍等一千餘人申訟美政有司奏曰案慶儁自涖此郡惠政有聞又能自以己粟贍恤饑饉乃有子愛百姓之義如不少加優賚無以厲彼貪殘又案齊州東魏郡太守路邕在郡治能與之相埒語其分贍又亦不殊而聖旨優隆賜以衣馬求情即理謂合同賞靈太后卒無發賞焉

明亮字文德平原人姓方厚有識幹自給事中歷員外常侍延昌中世宗臨朝堂親自黜陟授

亮勇武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號至濁且文武又殊請更改授世宗曰今依勞行賞不論清濁卿何得乃復以清濁爲辭亮曰聖明在上清濁故分臣既屬聖明是以敢啓世宗曰九流之內人咸君子雖文武號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獨欲乖衆妄相清濁所請未可但依前授亮曰今江左未賓書軌宜一方爲陛下授命前驅拓定吴會官爵陛下之所輕賤命微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惜所輕

世宗笑曰卿欲爲朕拓定江表揃平蕭衍揃平拓定非勇武莫可今之所授是副卿言辭勇及武自相矛楯亮曰臣欲仰稟聖規運籌而定何假勇武方乃成功世宗曰謀勇二事體本相須若勇而無謀則勇不獨舉若謀而無勇則謀不孤行必須兼兩乃能制勝何得去偏須運籌而不復假勇乎亮曰請改授平遠將軍世宗曰運籌用武然後遠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遠也亮乃陳謝而退後除陽平太守清白

愛民甚有惠政聲績之美顯著當時朝廷嘉其
風化轉汲郡太守為治如前譽宣遠近二郡民
吏迄今追思之卒孝昌初贈左將軍南青州刺
史初亮之在陽平屬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
討元叉時并州刺史城陽王徽亦遣使詣亮密
同熙謀熙敗亮詭其使辭由是徽音獲免二年
詔追前效重贈平東將軍濟州刺史拜其子希
遠奉朝請
亮從弟遠儀同開府從事中郎

杜纂字榮孫常山九門人也少以清苦自立時縣令齊羅喪亡無親屬收瘞纂以私財殯葬由是郡縣標其門閭後居父喪盡禮郡舉孝廉補豫州司士稍除積弩將軍領衆詣淮迎降民楊箱等脩立楚鎮招納山蠻李天保等五百戶從征新野除騎都尉又從駕壽春勑纂緣淮慰勞豫州刺史田益宗率戶歸國使纂詣廣陵安慰初附賑給田廩從征新野及南陽平以功賜爵井陘男賞帛五百匹數日之中散之知友時人

稱之又詣赭陽武陰二郡課種公田隨供軍費
除南秦州武都太守正始中遷漢陽太守並以
清白爲名又隨都督楊椿等詣南秦軍前招慰
逆氐還除虎賁中郎將領太倉令遭母憂去職
久之除伏波將軍復爲太倉令尋除寧遠軍陰
陵戍主延昌中京師儉敕募監京倉賑給民廩
肅宗初拜征虜將軍淸河內史性儉約尤愛貧
老至能問民疾苦對之泣涕勸督農桑親自檢
視勤者賞以物帛墮者加以罪譴弔死問生甚

有恩紀還以本將軍除東益州刺史撫御邊威
略群氏反叛以失民和徵還遷太府少卿除平
陽太守後將軍太中大夫正光末清河人房通
等三百人頌纂德政乞重臨郡詔許之孝昌中
爲葛榮圍逼纂以郡降榮榮令纂入信都慰喻
都督李瑾欲斬刺史元孚德纂還出又勸榮以
水灌城榮遂以纂爲常山太守至郡未幾榮滅
定州刺史薛曇尚以纂老舊令護博陵鉅鹿二
郡纂以疾辭少時卒於家纂所歷任好行小惠

蔬食弊衣多涉誣矯而輕財潔已終無受納爲百姓所思號爲良守永熙中贈平北將軍殷州刺史天平四年重贈本將軍定州刺史

裴佗字元化河東聞喜人其先因晉亂避地涼州苻堅平河西東歸桑梓因居解縣焉父景惠州別駕佗容貌魁偉隤然有器望少治春秋杜氏毛詩周易並舉其宗致舉秀才以高第除中書博士轉司徒參軍司空記室揚州任城王澄開府倉曹參軍入爲尚書倉部郎中行河東郡

事所在有稱績還拜尚書考功郎中河東邑中正世宗親臨朝堂拜員外散騎常侍中正如故轉司州治中以風聞爲御史所彈尋會赦免轉征虜將軍中散大夫爲趙郡太守爲治有方威惠甚著猾吏姦民莫不改肅所得俸禄分恤貧窮轉前將軍東荆州刺史郡民戀仰傾境餞送至今追思之尋加平南將軍蠻酋田盤石田敬宗等部落萬餘家恃衆阻險不賓王命前後牧守雖屢征討未能降款佗至州單使宣慰示以

禍福敬宗等聞佗宿德相率歸附於是闔境清晏寇盜寢息邊民懷之襁負而至者千餘家尋加撫軍將軍又遷中軍將軍在州數載以疾乞還永安二年卒遺令不聽請贈不受賻襚諸子皆遵行之佗性剛直不好俗人交游其投分者必當時名勝清白任真不事家産宅不過三十步又無田園暑著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若此六子

讓之字士禮武定末中書侍郎

讓之弟諏之字士正早有才學司徒記室參軍
天平末入於關西
竇瑗字世珍遼西遼陽人自言本扶風平陵人
漢大將軍竇武之曾孫崇爲遼西太守子孫遂
家焉曾祖堪慕容氏漁陽太守祖表馮文通成
周太守入國父冏舉秀才早卒普泰初瑗啓以
身階級爲父請贈詔贈征虜將軍平州刺史瑗
年十七便荷帙從師遊學十載始爲御史轉奉
朝請兼太常博士拜大將軍太原王介朱榮官

因是爲榮所知遂表留瑗爲北道大行臺左丞以軍功賜爵陽洛男除員外散騎常侍瑗以拜榮官賞新昌男因從榮東討葛榮事平封容城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後除征虜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仍左丞瑗乞以容城伯讓兄叔珍詔聽以新昌男轉授之叔珍由是位至太山太守尒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爲主南赴洛陽至東郭外世隆等遣瑗奏廢之瑗執鞭獨入禁內奏曰天人之望皆在廣陵願行堯舜之事曄遂禪焉

由是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敷奏侃然前廢帝甚重之出帝時爲廷尉卿及釋奠開講瑗與散騎常侍溫子昇給事黃門侍郎魏季景通直散騎常侍李業興並爲摘句天平中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尋除廣宗太守治有清白之稱廣宗民情凶戾前後累政咸見告訟惟瑗一人終始全潔轉中山太守加征東將軍聲譽甚美爲吏民所懷及齊獻武王班書州郡誡約牧守令長稱瑗政績以爲勸厲焉後授使持節

本將軍平州刺史在州政如治郡又爲齊獻武
王丞相府右長史瑗無軍府斷割之才不甚稱
職又行晉州事既還京師上表曰臣在平州之
日蒙班麟趾新制即依朝命宣示所部士庶忻
仰有若三章臣聞法象巍巍乃大舜之事政道
郁郁亦隆周之軌故元首股肱可否相濟聲敎
之聞於此爲證伏惟陛下應圖臨寓握紀承天
克構洪基會昌寶歷式張琴瑟且調宮羽去甚
刪泰革弊遷澆俾高祖之德不墜於地畫一既

歌萬國歡躍臣伏讀至三六曹第六十六條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再三返覆之未得其門何者案律子孫告父母祖父母者死又漢宣云子匿父母孫匿大父母皆勿論蓋謂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恩須相隱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見其直未必指母殺父止子不言也若父殺母乃是夫殺妻母卑於父此子不告是也而母殺父不聽子告臣誠下愚輒以爲惑昔楚康王欲殺令尹子南其子棄疾爲王

御士而上告焉對曰泄命重刑臣不爲也王遂殺子南其徒曰行乎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臣乎曰殺父事讎吾不忍乃縊而死注云棄疾自謂不告父爲與殺謂王爲讎皆非禮春秋譏焉斯蓋門外之治以義斷恩知君殺父而子不告是也母之於父同在門内恩無可掩義無斷割知母將殺理應告父如其已殺宜聽告官今母殺父而子不告便是知母而不知父識比野人義近禽獸且母之於父作合移天既殺已之

天復殺子之天二天頓毀豈容頓默此母之罪
義在不赦下手之日母恩即離仍以母道不告
鄙臣所以致惑今聖化淳洽穆如韶夏食椹懷
音梟鏡猶變況承風禀教識善知惡之民哉脫
下愚不移事在言外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
用豫制斯條用爲訓誡誠恐千載之下談者諠
譁以明明大朝有尊母卑父之論以臣管見實
所不取如在淳風厚俗必欲行之且君父一也
父者子之天被殺事重宜附父謀反大逆子得

告之條父一而已至情可見竊惟聖主有作明
賢贊成光國寧民厥用爲大非下走頑蔽所能
上測但受恩深重輒獻瞽言儻蒙收察乞付評
議詔付尚書三公郎封君義立判去身體髮膚
受之父母生我勞悴續莫大焉子於父母同氣
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忽欲論其尊卑辨
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毋殺其父子復告
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
知此子將欲何之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即位

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朞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遜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讎疾告列之理且聖人設法所以防淫禁暴極言善惡使知而避之若臨事議刑則瑕罪多矣惡之甚者殺父害君著之律令百王罔革此制何嫌獨求削去既於法無違於事非害宣布有年謂不宜改瑗復難云尋局判云子於父母同氣異息終天靡報在情一也今

欲論其尊卑辨其優劣推心未忍訪古無據援
以爲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又曰乾天也故
稱父坤地也故稱母又曰乾爲天爲父坤爲地
爲母禮喪服經曰爲父斬衰三年爲母齊衰朞
尊卑優劣顯在典章何言訪古無據局判云母
殺其父子復告母母由告死便是子殺天下未
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何欲之援案典律未
聞母殺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
與殺父天下豈有無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

乎局判又云案春秋莊公元年不稱即位文姜出故服虔注云文姜通於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隱痛深諱朞而中練思慕少殺念至於母故經書三月夫人遜於齊既有念母深諱之文明無讎疾告列之理瑗尋注義隱痛深諱者以父為齊所殺而母與之隱痛父死深諱母出故不稱即位非為諱母與殺也是以下文以義絶其罪不為與殺明矣公羊傳曰君殺子不言即位隱之也朞而中練父憂少衰始念於

毋略書夫人遜乎齊是内諱出奔猶為罪文傳
曰不稱姜氏絶不為親禮也注云夫人有與殺
桓之罪絶不為親得尊父之義善莊公思大義
絶有罪故曰禮也以大義絶有罪得禮之衷明
有讎疾告列之理但春秋桓莊之際齊為大國
通于文姜魯公適之文姜以告齊襄使公子彭
生殺之魯既弱小而懼於齊是時天子衰微又
無賢霸故不敢讎之又不敢告列惟得告於齊
曰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公子彭生除之齊

人殺公子彭生案郎此斷雖有援引即以情推
理尚未遣惑事遂停寢除大宗正卿尋加衛將
軍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之瑗案法推治無所
顧避甚見讎疾官雖通顯貧窘如初清尚之操
爲時所重領本州大中正以本官兼廷尉卿卒
官贈本將軍太僕卿濟州刺史謚曰明
羊敦字元禮太山鉅平人梁州刺史祉弟子也
性尚閑素學涉書史以父靈引死王事除給事
中出爲本州別駕公平正直見有非法敦終不

判署後爲尚書左侍郎徐州撫軍長史永安中
轉廷尉司直不拜拜洛陽令後爲鎮南將軍金
紫光禄大夫遷太府少卿轉衛將軍廣平太守
治有能名姦吏跼蹐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
饑饉家餽未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藕根而食之
遇有疾苦家人解衣質米以供之然其爲治亦
尚威嚴朝廷以其清白賜穀一千斛絹一百匹
興和初卒年五十二吏民奔哭莫不悲慟贈都
督徐兖二州諸軍事衛大將軍吏部尚書兖州

刺史謚曰貞武定初齊獻武王以敦及中山太守蘇淑在官奉法清約自居宜見追褒以厲天下乃上言請加旌録詔曰昔五袴興謡兩岐致詠皆由仁覃千里化洽一邦故廣平太守羊敦故中山太守蘇淑並器業和隱幹用貞濟善政聞國清譽在民方藉良才遂登高秩先後凋亡朝野傷悼追旌清德蓋惟舊章可各賞帛一百匹穀五百斛班下郡國咸使聞知

子隱武定末開府行參軍

蘇淑字仲和武邑人也立性敦謹頗涉經傳兄壽興坐事爲閹官壽興後爲河間太守賜爵晉陽男及壽興將卒遂冒養淑爲子淑㷗平中襲其爵除司空士曹參軍尋轉太學博士厲威將軍員外散騎侍郎轉奉車都尉領殿中侍御史因使於冀州會高乾邕執刺史元嶷據城起義淑贊成其事乾邕以淑行武邑郡未幾尒朱汝歸嶷率兵將至淑於郡逃還京師後除左將軍太中大夫行河陰令出除樂陵内史淑在郡綏撫

甚有民譽始逕二周謝病乞解有詔聽之民吏
老幼詣乞淑者甚衆後歷滎陽太守亦有能名
加中軍將軍司徒從事中郎興和二年拜中山
太守三年卒於郡淑清忠愛下所歷三郡皆爲
吏民所思當時稱爲良二千石武定初贈衛大
將軍都官尚書瀛州刺史謚曰懿齊獻武王追
美淸操與羊敦同見優賞
子子且襲武定中齊獻武王廟丞
史臣曰闕

列傳良吏第七十六　　魏書八十八

列傳酷吏第七十七　魏書八十九

于洛侯　胡泥

李洪之　高遵

張赦提　羊祉

崔暹　酈道元

谷楷

淳風既喪姦黠萌生法令滋章刑禁多設爲吏罕仁恕之誠當官以威猛爲濟魏氏以戎馬定王業武功平海內治任刑罰肅厲爲本猛酷之

倫所以列之今史
于洛侯代人也以勞舊爲秦州刺史而貪酷安
忍州人富熾奪民吕勝脛纒一具洛侯輒鞭富
熾一百截其右腕百姓王隴客刺殺民王羌奴
王愈二人依律罪死而已洛侯生拔隴客舌刺
其本并刺胷腹二十餘瘡隴客不堪苦痛隨刀
戰動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將絶始斬其首支
解四體分懸道路見之者無不傷楚闔州驚震
人懷怨憤百姓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糾劾

高祖詔使者於州刑人處宣告兵民然後斬洛侯以謝百姓

胡泥代人也歷官至司衛監賜爵永城侯泥率勒禁中不憚豪貴殿中尚書叔孫侯頭應內直而闕於一時泥以法繩之侯頭恃寵遂與口諍高祖聞而嘉焉賜泥衣服一襲出爲幽州刺史假范陽公以北平陽尼碩學遂表薦之遷平東將軍定州刺史以暴虐刑罰酷濫受納貨賄徵還戮之將就法也高祖臨太華殿引見遣侍臣

宣詔責之遂就家賜自盡

李洪之本名文通恒農人少爲沙門晚乃還俗眞君中爲狄道護軍賜爵安陽男會永昌王仁隨世祖南征得元后姊妹二人洪之以宗人潛相餉遺結爲兄弟遂便如親頗得元后在南兄弟名字乃改名洪之及仁坐事誅元后入宮得幸於高宗生顯祖元后臨崩昭太后問其親因言洪之爲兄與相訣經日具條列南方諸兄珍之等手以付洪之遂號爲顯祖親舅太安中珍

之等兄弟至都與洪之相見敘元后平生故事
討長幼為昆季以外戚為河內太守進爵任城
侯威儀同刺史河內北連上黨南接武牢地
險人悍數為劫害長吏不能禁洪之至郡嚴設
科防募斬賊者便加重賞勸農務本盜賊止息
誅鋤姧黨過為酷虐後為懷州刺史封汲郡公
徵拜內都大官河西羌胡領部落反叛顯祖親
征命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揔統諸軍輿駕
至并州詔洪之為河西都將討山胡皆保險拒

戰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雞原以對之諸將悉欲進攻洪之乃開以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顯祖嘉之遷拜尚書外都大官後爲使持節安南將軍秦益二州刺史至治設禁姧之制有帶刃行者罪與劫同輕重品格各有條章於是大饗州中豪傑長老示之法制乃夜密遣騎分部覆諸要路有犯禁者輒捉送州宣告斬決其中枉見殺害者百數赤葩渴郎羌深居山谷雖相羈縻王人罕到洪之芟山爲道廣十餘步示以

軍行之勢乃興軍臨其境山人驚駭洪之將數十騎至其里閭撫其妻子問所疾苦因資遺之衆羌喜悅求編課調所入十倍於常洪之善御戎夷頗有威惠而刻害之聲聞於朝野初洪之微時妻張氏助洪之經營資產自貧至貴多所補益有男女幾十人洪之後得劉氏劉芳從妹洪之欽重而踈薄張氏爲兩宅別居偏厚劉室由是二妻妬競互相訟詛兩宅母子往來如讎及莅西州以劉自隨洪之素非廉清每多受納

時高祖始建禄制法禁嚴峻司察所聞無不窮糺遂鏁洪之赴京高祖臨大華庭集羣官有司奏洪之受贓狼藉又以酷暴高祖親臨數之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洪之志性慷慨多所堪忍疹疾灸療艾炷圍將二寸首足十餘處一時俱下而言笑自若接賓不輟及臨自盡沐浴換衣防卒扶持將出却入遍遶家庭如是再三泣歎良久乃卧而引藥始洪之託爲元后兄公私自同外戚至此罪後高祖乃稍對百官辨其誣假

而諸李猶善相視恩紀如親洪之始見元后計
年爲兄及珍之等至洪之以元后素定長幼其
呼拜坐皆如家人暮年數延攜之宴飲醉酣之
後攜之時或言及本末洪之則起而加敬笑語
自若富貴赫弈當時男戚之家遂棄宗專附珍之
等後頗存振本屬而猶不顯然劉氏四子長子
神自有傳

髙遵字世禮渤海蓨人父濟滄水太守遵賤出
兄矯等常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喪位遵遂馳

赴平城歸從祖兄中書令允允乃爲遵父舉哀
以遵爲喪主京邑無不弔集朝貴咸識之徐歸
奔赴免喪允爲營宦路得補樂浪王侍郎遵感
成益之恩事允如諸父涉歷文史頗有筆札進
中書侍郎詣長安刋燕宣王廟碑進爵安昌子
及新製衣冠高祖恭薦宗廟遵形貌莊潔音氣
雄暢常兼太祝令跪替禮事爲俯仰之節粗合
儀矩由是高祖識待之後與游明根高閭李沖
入議律令親對御坐時有陳奏以積年之勞賜

粟帛牛馬出爲左忠將軍齊州刺史建節歷本
州宗鄉改觀而矯等彌妬毀之遵性不廉清在
中書時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騾馬將從百餘屯
逼民家求絲縑不滿意則詬罵不去彊相徵求
旬月之間縑布千數邦邑苦之遵既臨州本意
未弭選召僚吏多所取納又其妻明氏家在齊
州母弟舅甥共相憑屬爭求貨利嚴暴非理殺
害甚多貪酷之響帝頗聞之及車駕幸鄴遵
自州來朝會有赦宥遵臨還州請辭帝於行宮

引見誚讓之遵自陳無負帝厲聲曰君無還都
赦必無高遵矣又卿非惟貪婪又虐於刑法謂
何如濟陰王猶不免於法卿何人而為此行自
今宜自謹約還州仍不悛革齊州人孟僧振至
洛訟遵詔廷尉少卿劉述窮鞫皆如所訴先是
沙門道登過遵遵以道登荷寵於高祖多奉以
貨深託仗之道登屢因言次申啓救遵帝不省
納遂詔述賜遵死時遵子元榮詣洛訟冤猶恃
道登不時還赴道登知事決方乃遣之遵恨其

妻不與訣別處沐浴引椒而死
元榮學尚有文才長於几案位兼尚書右丞爲
西道行臺至高平鎮遇城[illegible]被害
遵弟次文雖無位官而貲產巨萬遵每責其財
又結憾於遵吉凶不相往反時論責之
張赦提中山安喜人也性雄武有規畫初爲虎
賁中郎時京畿盜魁自稱豹子虎子並善弓馬
遂領逃連及諸畜牧者各爲部帥於靈丘鴈門
閒聚爲劫害至乃斬人首射其口刺人臍引腸

遶樹而共射之以爲戲笑其爲暴酷如此軍騎
掩捺久弗能獲行者患焉敕提設防遏追窮之
計宰司善之以敕提爲逐賊軍將乃求驍勇追
之未幾而獲虎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
於闕下自是清靜其靈丘羅思祖宗門豪溢家
處隘險多止亡命與之爲劫顯祖怒之孥戮其
家而思祖家黨相率寇盜敕提應募求捕逐乃
以敕提爲游徼軍將前後禽獲殺之略盡因而
濫有屠害尤爲忍酷既資前稱又藉此功除冠

軍將軍幽州刺史假安喜侯赦提克巳厲約遂
有清稱後頗縱妻段氏多有受納令僧尼因事
通請貪虐流聞中散李真香出使幽州採訪牧
守政績真香驗案其罪赦提懼死欲逃其妻姑
爲太尉東陽王丕妻恃丕親貴自許詣丕申訴
求助謂赦提曰當爲訴理幸得申雪願且寬憂
不爲異計赦提以此差自解慰段乃陳列真香
昔嘗因假而過幽州知赦提有好牛從索不果
今臺使心協前事故威逼部下拷楚過極橫以

無辜證成誣罪執事恐有不盡使鶩部令趙秦州重往究訊事伏如前慮赦提大辟高祖詔賜死於第將就盡召妻而責之曰貪濁穢吾者卿也又安吾而不得免禍九泉之下當爲仇讎矣

又有華山太守趙霸酷暴非理大使崔光奏霸云不遵憲度威虐任情至乃手擊吏人賔屬奔走不可以君人字下納之軌物輒禁止在州詔免所居官

羊祉字靈祐太山鉅平人晉太僕卿琇之六世

孫世父規之宋任城令世祖南討至鄒山規之
與魯郡太守崔邪利及其屬縣徐通爰猛之等
俱降賜爵鉅平子拜鴈門太守祉性剛愎好刑
名爲司空令輔國長史襲爵鉅平子侵盜公資
私營居宅有司案之抵死高祖特恕遠徙後還
景明初爲將作都將加左軍將軍四年持節爲
梁州軍司討叛氐正始二年王師伐蜀以祉假
節龍驤將軍益州刺史出劒閣而還又以本將
軍爲秦梁二州刺史加征虜將軍天性酷忍又

不清潔坐掠人爲奴婢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高肇南征祉復被起爲光禄大夫假平南將軍持節領步騎三万先驅趣涪未至世宗崩班師夜中引軍山有二徑軍人迷而失路祉便斬隊副楊明達梟首路側爲中尉元昭所劾會赦免後加平北將軍未拜而卒贈安東將軍兖州刺史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劉臺龍議謚曰祉志存埋輪不避彊禦及贊戎律熊武斯裁仗節撫藩邊夷識德化沾殊類襁負懷仁謹依謚法布

德行剛曰景宜謚為景侍中侯剛給事黄門侍
郎元纂等駮曰臣聞惟名與器弗可妄假定謚
準行必當其迹案祉志性急酷所在過威布德
罕聞暴聲屢發而禮官虚述謚之為景非直失
於一人實毀朝則請還付外準行更量虚實靈
太后令曰依駮更議元端臺龍上言竊惟論者
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尚書銓衡是司釐品庶
物若狀與跡乖應抑而不受録其實狀然後下
寺依謚法準狀科上豈有捨其行迹外有所求

去狀去稱將何所準檢祉以母老辭藩乃降手
詔云卿綏撫有年聲實兼著安邊寧境實稱朝
望又其殁也又加顯贈言祉誠著累朝效彰內
外作牧岷區字萌之績驟聞詔册褒美無替倫
望然君子使人器之義無求備德有數德優劣
不同剛而能剋亦爲德焉謹依謚法布德行剛
曰景謂前議爲允司徒右長史張烈主簿李瑒
剌稱寀祉歷官累朝當官之稱委捍西南邊隅
靖遏準行易名奬誡攸在竊謂無虧體例尚書

李韶又述奏以府寺爲允靈太后可其奏祉自
當官不憚彊禦朝廷以爲剛斷時有檢覆每令
出使好慕名利頗爲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
下及出將臨州並無恩潤兵民患其嚴虐焉
崔暹字元欽本云清河東武城人也世家于滎
陽潁川之間性猛酷少仁恕姦猾好利能事勢
家初以秀才累遷南兗州刺史盜用官瓦贓汚
狼籍爲御史中尉李平所糾免官後行豫州事
尋即眞坐遣子析戶分隸三縣廣占田宅藏匿

官奴障吝陂葦侵盜公私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官後累遷平北將軍瀛州刺史貪暴安忍民庶患之甞出獵州北單騎至於民村井有汲水婦人遲令飲馬因問曰崔瀛州何如婦人不知其遲也荅曰百姓何罪得如此癩兒刺史遲默然而去以不稱職被解還京武川鎮反詔遲爲都督隸大都督李崇討之違崇節度爲賊所敗單騎潛還禁於廷尉以女妓園田貨元乂獲免建義初遇害於河陰贈司徒公冀州刺史追

封武津縣公
子瓚字紹珍位兼尚書左丞卒瓚妻莊帝妹也
後封襄城長公主故特贈瓚冀州刺史
子茂字祖昂龍襲祖爵
酈道元字善長范陽人也青州刺史範之子太
和中爲尚書主客郎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秉
法清勤引爲治書侍御史累遷輔國將軍東荆
州刺史威猛爲治蠻民詣闕訟其刻峻坐免官
久之行河南尹尋即眞肅宗以沃野懷朔薄骨

律武川撫冥柔玄懷荒禦夷諸鎮並改為州其
郡縣戍名令準古城邑詔道元持節兼黃門侍
郎與都督李崇籌宜置立裁減去留儲兵積粟
以為邊備未幾除安南將軍御史中尉道元素
有嚴猛之稱司州牧汝南王悅嬖近左右丘念
常與臥起及選州官多由於念念匿於悅第時
還其家道元收念付獄悅啓靈太后請全之勑
赦之道元遂盡其命因以劾悅是時雍州刺史
蕭寶夤反狀稍露悅等諷朝廷遣為關右大使

遂爲寶夤所害死於陰盤驛亭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注水經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爲七聘及諸文皆行於世然兄弟不能篤穆又多嫌忌時論薄之

谷楷昌黎人濮陽公渾曾孫稍遷奉車都尉時沙門法慶反於冀州雖大軍討破而妖帥尚未梟除詔楷詣冀州追捕皆擒獲之楷眇一目而性甚嚴忍前後奉使皆以酷暴爲名時人號曰瞎虎尋爲城門校尉卒

史臣曰士之立名其途不一或以循良進或以嚴酷顯故寬猛相資德刑互設然不嚴而化君子所先于洛侯等爲惡不同同歸於酷肆其毒螫多行殘忍賤人肌膚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恚值隕異途皆斃各其宜焉凡百君子以爲有天道矣